



# 被罢免的瑞典首相

这次他还能化险为夷吗

6月21日，瑞典政坛遭遇一场危机：瑞典议会对首相勒文进行不信任投票，超过半数议员投票反对勒文继续担任首相。勒文成为瑞典首位在任期内遭不信任投票罢免的首相，他面临两个选择：要么解散政府，由议长提名新首相人选；要么宣布在3个月内举行议会选举。勒文当天表示，“瑞典正面临非常困难的政治局面”，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他自己。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王晓莹 编译

## 租房问题让他下台

这次难倒勒文的，是租房问题。瑞典实行严格的租房价格管控，房租价格由“租户联合会”与房东进行集体谈判，参考房价设定，避免大城市房租价格过高。这一政策虽然对租户有利，但也带来一些弊端，容易挫伤新建住宅积极性，反过来导致租房更加困难。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勒文政府想让新建公寓租金市场化，借此刺激新建住宅投资。该计划遭到瑞典极右翼政党民主党、中右翼温和联合党和基督教民主党的反对，这几个党派对他投下了不信任投票。

这里不得不提一下瑞典的党派结构。勒文领导的是一个中左翼政府，2018年9月瑞典举行议会选举，勒文领导的社会民主党、环境党和左翼党组成的中左翼阵营获得40.6%的选票，以微弱优势击败中右翼阵营，社会民主党与环境党组建少数派政府，在议会拥有116席，在总共349席的议会中约占三分之一。当时为了组阁，勒文表示将坚持“跨阵营”寻求更多党派的支持以组建政府，但绝对不会与极右翼民主党合作。历经激烈的跨阵营谈判后，中央党和自由党因为反对极右翼政党，决定支持勒文。

在这次“租房危机”前，左翼党一直支持执政联盟，再加上两个中间政党的支持，执政得以延续。而这次勒文被罢免，就是因为左翼党不再支持勒文，与反对派阵营一同投下了对勒文的不信任票。

## 从工厂焊工到首相

今年63岁的勒文，在欧洲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领导的瑞典社会民主党属于传统左翼政党。法新社报道称，近年来，这派政党在欧洲式微，欧盟27国中只有6个国家还是传统左翼政府。

不同于欧洲很多政治家的名校名门出身，勒文当过工人，来自工会。他1957年出生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生父在他出生前就已去世，生母是一位贫穷的单亲妈妈。勒文10个月大时就被生母送到距斯德哥尔摩500公里外的索莱夫特奥，收养他的是一个工人家庭，养父是工厂的工人。按照当时的收养协议，如果他的生母以后有能力，可以重新获得孩子的监护权，但她再也没有回来。

勒文小时候，养母热衷于参加社会民主党在当地的妇女俱乐部，这或许为勒文日后从政埋下了伏笔。勒文13岁时就加入社会民主党。他曾在瑞典于默奥大学学习社工专业，但上了一年半就辍学了。服完兵役后，勒文到瑞典小城恩舍尔兹维克的海格隆德兵工厂当了一名焊接工，一干就是15年。但也是在工厂，勒文开启了政治生涯，于1981年加入五金工人联合会，后来成为工会委员会成员。

1995年，勒文进入瑞典五金工会总部。2002年，他当选为工会副主席，2005年又成为新成立的工会组织IF Metall的首位主席，还曾担任北欧五金工会主席等职。2012年1月，原社会民主党主席赫坎·朱霍尔特辞职，勒文当时就被认为是“接班人”。此后，他在党内投票中正式当选社会民主党主席。

2014年，以社会民主党为首的中左翼联盟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勒文最终组建政府出任首相。但他从一开始就需要与其他政见不同的党派合作，组成多数派政府。这次勒文虽然被右翼阵营投了不信任票，但他之前还被指为了维持执政稳定而“偏向右翼”。

实际上，勒文面临左右摇摆的困局早在2018年就显露出来，这也不是他第一次被罢免。2018年9月，瑞典举行议会选举，新议会对勒文进行了不信任投票，他在执政4年后被罢免，但议长提名的新首相人选也遭到议会否决。2019年1月，瑞典议会投票决定勒文是否能再次当选首相，他最终因反对票未过半而得以连任。但在这次连任任期中，勒文还没执政满4年就又遭到罢免，不知道陷入政治危机的他，还能否像三年前那样化险为夷。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晓莹 实习生 位卓群 编译

近期，加拿大屡屡被曝光原住民悲剧事件。5月底，加拿大坎卢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旧址发现215具原住民儿童遗骸，在加拿大全国引发愤怒。6月24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一所原住民学校旧址附近又发现数百座无任何标记的坟墓。6月是加拿大的“原住民历史月”，这两起悲剧揭开了加拿大少数族裔饱受种族歧视和压迫的黑暗历史，引发对加拿大人权问题的高度关注。

6月15日，十几名不打算谋求连任的加拿大议员在议会发表不再竞选连任的声明。来自加拿大西北部努纳武特地区的议员穆米拉克·卡卡克当天宣布，由于加拿大议会存在赤裸裸的种族歧视，她将不再竞选连任。

27岁的卡卡克来自加拿大新民主党，她说，自己在议会亲耳听到太多标榜种族和解、包容和多元的演讲，但最后事实证明那都是些漂亮话。她说，加拿大是一个建立在对原住民的压迫之上的国家，历史上“沾满了（原住民的）鲜血”。

“像我这样的人不属于联邦机构。”她在众议院说，“现实情况是，这个机构、这个国家是在找原住民麻烦、对他们造成创伤、让他们流离失所的情况下建立的。”

卡卡克说，自从2019年首次当选议员以来，在国会的经历从未让她有自豪感。“作为一个原住民、一个因纽特人，一名加拿大女性，我从未因为是一名加拿大人而感到自豪。”她说。“每当我因发表讲话而走上众议院的讲台时，我走的每一步都在提醒我，我不属于这里；我迈出的每一步都不属于这里。我从未感到安全或受到保护，尤其是在众议院。”卡卡克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议会大厦走廊上，身后慢跑的男安保人员竟然“差点把手放在我身上”，让她“一个棕色皮肤的女人倍感屈辱”。

敢于说出这番话的卡卡克，正是加拿大的少数族裔。早在两年前当选议员时，她就关注加拿大的种族歧视问题。2019年卡卡克当选议员时说：“历史和系统性种族歧视是活生生存在的，让人们了解和关注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希望我可以站在那里说出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以前有没有议员说过这些。”

在成为议员前，今年27岁的卡卡克是一名活动家和公共演说家。当选议员前，她在社区组织和非营利组织工作过。2017年，她在众议院发表演讲时说道：“我们所要的只是基本人权，能有力量做出改变的领导人在哪里？”

2019年，加拿大新民主党邀请卡卡克代表该党参选。新民主党是加拿大目前的反对党，对少数族裔和多元文化比较尊重。了解该党的主张、与母亲交流过之后，卡卡克决定参选。“他们认为我是合适的人选，现在我当选了，看来我确实合适。”她在当选后说。

卡卡克当选议员时才25岁，而努纳武特地区的人口平均年龄是24.7岁，这或许也是她当选的一个有利条件——在一个年轻的地方，需要听到年轻人的声音。据媒体报道，努纳武特地区约有3.6万人口，其中约84%是因纽特人。在2011年到2019年间，这里的人口增长率是加拿大各地区中最高的，但那里却面临着年轻人自杀率高、住房供应少、食品价格高涨等问题，这也是卡卡克面对的难题。

议员工作让卡卡克见到了很多努纳武特当地居民的挣扎。去年底，在完成一次为期三周的住房问题调查后，她由于“极度疲劳、抑郁和焦虑”，遵医嘱休假两个月。她在社交媒体“脸书”上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这样谈及自己在调查时看到的问题，“我无法估计到底有多少因纽特人在生活中苦苦挣扎……但是这个国家的其他人对因纽特人的挣扎熟视无睹。”

她还表示，努纳武特地区的自杀率和犯罪率高，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当年殖民主义和寄宿学校的历史。加拿大联邦成立后，逐步设立原住民儿童寄宿学校制度，试图强制“同化”原住民。2015年，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至少有15万原住民儿童被强制送入寄宿学校。寄宿学校对原住民儿童进行残酷虐待，至少有3200名儿童被虐待致死。

此番卸任议员，卡卡克说，她在这个位置上已经不再快乐，她想去找寻自己真正想要的东西、自己的激情所在。“我才27岁，但我感觉时间仿佛不够用。我还有很多事要做，很多东西要学、要经历，这些都不在议会里。”



# 穆米拉克·卡卡克：痛批加拿大政府的原住民议员